

翰墨铸乡情——王利华中国画品读

王月曦

寓居杭城多年,得到同乡老友王利华作品在浙江美术馆展出的消息,我一家第一时间就赶过去了。只为车号被限,寻车位停泊又转了许多圈,当我巴巴急急赶到开幕式现场,已经中午十二点了。

当时正在陪同参加开幕式嘉宾用餐的王利华,接到我的电话,不到十分钟就风风火火地赶过来作陪。我心里颇有歉意,因为嘉宾中有许多泰斗级的画家和省厅级的领导们。这就是王利华——一位乡情友情浓于一切的画家。

走进充满艺术气息的浙江美术馆三楼,二个呈E字形的大型展厅呈现在眼前,仿佛回到了浙江东部象山港畔山水之间,被一股浓郁的乡土芳香紧紧围绕。这种久违的感觉,是任何美梦都替代不了的。

一座座云山雾海,一道道飞瀑清流,一幢幢古建民宅,一捧捧民俗乡情……如春风拂面,似甘怡润喉,游移欣赏间,不觉浮想连翩,感从中来。

这幅秀美的临溪山乡图中那组漂亮的小镇会是举世闻名的溪口吗?没有车水马龙,不见商铺琳琅,清纯得几乎是世外桃源!

不错,那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溪口三里长街。中段那幢木结构小楼最让人魂牵梦绕!那时,奉化县展览馆巡回展出每到溪口,展览馆内初出茅庐的王利华、姜宝林、韩培生、郑福海等美工人员,以及从全县各单位精心挑选出来的讲解员们便在这小楼内安营扎寨。当年的小楼如今已成了寻常百姓随意观光的旅游景点,门外游人如织,百业兴隆。

也许几十年之后,溪口古镇会有更俏的模样,只是久违故乡的游子,恐怕会有许多失落吧?不妨,有这幅《剡溪源源秀溪口》长卷,无论何处都能得以印证。因为时空虽然会模糊,但画里的玉泰盐铺以及临溪长街的民国风情却将会像《清明上河图》一样成为永恒。

我在一组三隐潭画框下凝视良久,不仅仅是因为画面的雄浑和天香国色,还因为那一叠叠飞瀑,一缕缕云岚,一重重山峦中凝聚了无数乡思和逸趣。

在奉化工作生活长达五十余年,我最喜欢休闲并向师友同好们炫耀的地方就是雪窦山的飞瀑。从古到今,不知有多少文人雅士拜倒在飞流翠峦之下!现代文坛健将周瘦鹃曾撰文透露,因贪拍三隐潭雨霁照片而忘情,一脚滑倒水里,人虽没事,但却把相机内及身上携带的胶卷全涂成了白卷。雪窦山飞瀑之奇秀险峻,令人得意忘形到何种地步,由此可见一斑。王利华用他的

娴熟技巧和缜密心思把它们描绘得越发的生动逼真,恰到好处!

退休后,我曾领着一小队老驴友打从亭下湖边入口步行到三隐潭,又从第三隐潭一直步行到徐凫岩,中间有好几段羊肠小道被雨水山洪冲断,已经为人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的老人家们像小孩似地匍匐着、拉帮着履险前行,凭着奉化人对家乡胜景的依恋和执着,硬是登上了飞珠溅雪的徐凫岩瀑布之巅。这队老小孩中,就有利华的爱人沈老师。

凝视着这些诗情画意呼之欲出的画面,真分不清人在画中还是画在心中!

我曾经搜断枯肠想用最贴切的词汇形容家乡风物有多美多香,早在四十年前写过的一篇散文《马兰草》至今还觉得口角留韵,可是看到王利华画中的土特产是那样的鲜活靓丽,美轮美奂,顿时觉得自己写过那些语言是那样的平庸无奇。我不懂画,只知道国画与油画的主体差别主要是写意与写实,没想到写意与写实巧妙运用之后,会产生如此神奇的效应!我想,王利华之所以能在绘画艺术上有突破性的造诣,与他对家乡风情有特殊的情感、对故土风物有特殊的情结分不开吧?正是这份挥之不去的情感情结,促使他退居二线后挥毫泼墨,夙兴夜寐,心无旁骛,精心打铸宁波奉化风物画卷,为子孙后代描绘出一批又一批看得见摸得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21世纪前后的遗存状态。

在此处展出的诸多佳画中,最具历史价值的非33处宁波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全景图莫属。这些形态各异、风格独具的古建和遗址遗迹,是中华民族的历史坐标,是阿拉宁波先人辛勤创建的知识宝典,是国人乃至世人的宝贵财富!但是物质毕竟无法永恒,历史痕迹终究要被时光湮没,虽然有志志记录摄影录像等现代技术可以抢救保存传承,但不可能保留其固有的状貌和内存的灵魂,而王利华运用他特有的翰墨功夫做到了貌真神酷,足以流芳千古!

看着品着墙上美不胜收的画面,忽然想到一个很有趣但很荒谬的话题——轮回,此时此刻,我真希望有轮回一说,几个世纪以后,如果我重返地球,看到这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丝丝入扣的画面,我一定会如梦方醒:阿拉是宁波人!

夕阳偏西,展厅里还是人潮涌动,镁光闪烁,要不是怕周末堵堵,让家人受累,还真舍不得离开这静穆的艺术大餐。

西湖入秋,光景无限,夕阳下的秋光愈显得壮美,就像王利华的翰墨乡情,浓浓的,醇醇的弥漫在江浙大地,滋润着心灵港湾。

小草

原野闪电

没有闪电
没有惊雷
分明已经听到了春的脚步
越来越近
越来越近
迫不及待
掀开压在身上重重的泥土
啊 拥抱了久违的阳光
一下有了无穷的力量
紧紧的拥抱
你的气息
你的芳香

让人窒息
让人喘不过气来
让人融化
血液中融入了你
融为了一体
任凭狂风刮过
暴雨砸过
战马踏过
我仍站在原野
哪怕火山喷发的那一刻
化为了灰烬
然而千万年后的天池山下
又勇敢地长出了我——
小草

南慕容

旧地重游,昔日略显破落的江南水乡已成了著名的旅游景区,古镇的老街上有几家卖珍珠的商铺,不知是否还保持着原来现场定制的传统? 他走进了青衣巷口的一家,几个水桶里放着硕大的河蚌,女人取蚌,男人就在砂轮前磨洗珍珠。坐在玻璃柜台前串珍珠的却是一个二十岁左右的妙龄女子,也许是他们的女儿吧。两把尺子间放了一排珍珠,珍珠莹润如围棋中的白子,女子静气内敛,轻轻用手拈起了一颗,随即又轻轻地放下,仔细挑出另一颗,仿佛她的面前正坐着看不见的对手。

不动声色间,一条水晶线上缀满了繁星,穿旗袍的女顾客戴上珍珠项链,在镜子前春风满面,顾盼多姿。

“阿姨,你好像年轻了十岁。”女子说。

“不是好像,是真的。”女顾客说:“既然你都说了年轻十岁,干嘛还叫她阿姨? 要叫姐姐,姐姐,依晓得伐?”女顾客的普通话里夹杂着淡淡的上海腔。

“姐姐,姐姐,小姐姐。”女子调皮地伸了伸舌头,一口吴依软语珠圆玉润婉转动听。

女顾客付好了钱,女子又附送了几颗珍珠:“摘项链的时候不要用力过猛,以前太湖水养过它,现在这些珍珠就要靠你养了。”

柜台上的珍珠饰品款式繁多,琳琅满目,女子见他瞅了半天,却没有购买的欲望,也不抱怨,微笑着说:“送你一颗珍珠。”

女子笑起来的时候,一对酒窝里可以放下两颗珍珠,瞬间,他有微微的怔忡。

十多年前他高考落第,动了穷游的念头,怀揣不多的盘缠和一把吉它,走遍了江南的烟水路。盘缠很快用尽,他的歌声并不嘹亮,吉它也只是在旅途上排遣寂寞的陪伴,原本并不打算靠此生活。当他来到这个太湖畔的江南小镇时,已是饥肠辘辘,路过青石巷口的一个制作珍珠的木排门时,他忽然鼓起勇气,按弦弹唱了起来:“说新闻,道新闻,新闻出在扬州城……”刚模仿赵志刚的唱腔起了一个头,木排门走出一个扎小羊角辫的七八岁的女孩,她用稚嫩的童音接过了他的歌声:“扬州有个李文锦,千里投亲到绍兴……”

“珍珠,快领哥哥进来吃晚饭吧。”里边传来一个中年女子亲切温柔的声音。

原来那个小女孩的名字就叫珍珠,他注意到她笑起来的时候有一对珍珠般的酒窝。不是盛情难却,而是饥饿感已经无力抗拒桌上的热汤暖饭。善良的女主人嘘寒问暖,得知他是从宁波来的,因为高考落第感觉前途迷茫才四处漂泊,女主人说:“与其毫无目的瞎逛,不如趁早回家,重振旗鼓。”

他说:“我只是想多阅历,每个地方都有不一样的风土人情,你看这个古镇,湖光潋滟,遍地珍珠。”

“你想法不错,年轻人就应该多去外面走走,见识多了,才能胸怀广阔,眼前的路也会豁然开朗。”男主人慈眉善目,目光里尽是期许。

记得那个一个晚上,男主人还请

他饮了啤酒,罐装的那种,女主人打开了CD,CD里传来越剧《珍珠塔》的歌声:“想今日蟾宫折桂占鳌头,御笔钦点出帝邦……”歌声里尽是美好的寓意,他弹吉它,母女俩跟着CD里的歌声轻声和着,她们的声音如珍珠般细腻清澈。

欢聚结束,他谢绝了留宿,执意要走。女主人说:“出了小巷,就是古镇最主要的商业街,街上有简易旅馆,你可以住在那里。”临走前,他们给了他几百元钱,他偷偷把吉它藏在沙发底下,一把吉它可能值不了多少钱,却是他唯一的家当。但小女孩似乎发现了什么:“哥哥,你的……”

“嘘,”他把食指竖在嘴唇。女孩心领神会,不往下说了。

“送你一颗珍珠。”小女孩摊开手心,手心里是一颗大大的珍珠,在月光下晶莹剔透,犹如夜明珠。

夜宿一巷之隔的老街旅馆,月光下隐隐有渔鼓筒板的声音传来:“说新闻,道新闻,新闻出在扬州城……”

第二天一早,他问旅馆老板:“你们的镇上盛产珍珠,是不是给女孩取名都喜欢叫珍珠?”

老板说:“你是说青衣巷那个小女孩吧,她确实叫珍珠,她是那户做珍珠人家的养女。”

“养女?”

老板叹了一口气,说了那段古镇人尽皆知往事:多年前的一个清晨,青衣巷陈氏珍珠作坊的门口突然传来婴儿哭泣的声音。陈氏父母打开木排门一看,却是一个弃婴,包裹里有写着生辰八字的纸条,还有几颗珍珠。陈氏父母结婚多年,

没有小孩,于是就把这个弃婴视为己出,弃婴是个女孩,很自然地被取名为珍珠……

“珍珠长大了?”他望着眼前的女孩说,她的酒窝更深了,岁月像个无声而隐忍的河蚌,痛苦的成长中孕育着灿烂的光华。

“你是在叫我吗?”女孩怔了怔说:“我们这里的女孩都叫珍珠。”

他注意到商铺的墙角挂着一把吉它,吉它的琴头、面板和弦枕上镶嵌着几颗珍珠。他说:“我看到喜欢的东西了”。

女孩开心地说:“我们陈氏珍珠是几十年的老字号,总有一款是你喜欢的,是珍珠项链还是珍珠包?那个珍珠塔是跟一个工艺大师合作的,价格有点小贵。”

他指了指那把吉它说:“我要那把珍珠吉它。”

女孩似乎在回忆什么,良久才说:“这可是非卖品。”

正在河蚌里取珍珠的妇女听到他们的对话,抬起了头,她似乎认出了他,笑意盈盈地望着他,声音一如当年的温婉:“是的,非卖品,不卖他不可。”

男人关掉了电机,说:“非卖品的价格当然是非一般的贵,虽然没有渔鼓筒板,但能弹着吉它唱一遍道情也算成交。”

“还得加上这个。”他从背包里掏出一颗珍珠,对着女孩说:“送你一颗珍珠。”

十多年过去了,作为美好的留存,它在岁月里更加光洁圆润,但谁又能说清楚,从它离开痛苦的母体,来到温情脉脉的人间,蕴含着多少日月的精华,山水的魂魄?



初春 傅继品 摄

日子

位女人在支持着我。

有我弱不禁风的母亲,我从未在经济上尽过赡养的义务,反而时不时还能有她的接济。

有我可爱的姐姐,经常照顾母亲,时不时帮我分担。

有我厉害的岳母,已经在她家里白白白喝了18年。她还帮我们带大了女儿,帮我们打扫卫生、清洗衣服,毫无怨言。

有我通情达理的妻子,在外工作思路清晰,在家照顾一家子。

有我还算中意的女儿,跟我兄弟相称,每天惹我,但也不费我们大的心思。

日子不是负担,日子是我们手中牵着的小狗,你要看着它在你面

林克洪

人的一生,除了工作,还有生活。生活油盐酱醋茶,衣食住行。把自己的生活过成自己喜欢的日子,如相片一张张翻过。

有时候,生活不容易,你感觉到的只是它的繁琐、艰难、压力和无趣。有些人不喜欢在轨道上的日子,认为平淡无奇,无惊无喜。有些人不喜欢轨道外的日子,认为不稳定、风险太大、付出太多。

把生活过成你想要的日子,不是让它牵着你走,而是自己把控方向,朝着自己想去的方向,一步步慢慢地走过去,不管是步履轻盈还是道路泥泞。

我不喜欢洗衣服,但我喜欢

把老婆手洗的衣服一件件晒出去。在阳光灿烂的日子,趴在阳台上,看它在风中摇曳,慢慢地看它沥干了水滴。

我不喜欢家里的扫地机打扫,虽然我并不勤快。我喜欢在兴致来的时候,自己动手,用全棉的毛巾裹在扫把上,一遍遍地体验毛发被毛巾包裹的感觉。

感觉来的时候,我宁可放弃宝贵的中午,泡一杯茶,放着李健的歌曲,感受他歌曲中的日子。他缓慢的歌曲中无不透露着对过去生活的追忆;对当下日子的收获;对未来日子的企盼。

生活还是离不开油盐酱醋,可喜的是我舒展的日子背后,有好几

三味书店 · 您的精神家园

关注我们
时刻掌握三味好书推荐
三味讲座/新书发布等活动
订阅号内微店上线
足不出户，送货到家

三味书店

sunway Bookstore

订阅号

宁波三味书店有限公司

地址：宁波市奉化区桥东岸路175-195号
联系方式：0574-88571555 88881168